

爷爷的柚子树

应当

爷爷不在很久了，但他种的柚子树还茁壮生长着。它还在那里，那棵柚子树，孤零零地立在老屋旧址的西北角，撑开一团笨拙而厚实的浓绿。风拂过它有些僵直的叶片，声音是哑的，不如一旁曾经站立着的那棵喧闹的大大的柿子树。

那柿子树也是爷爷亲手栽下的，与柚子树算是一对兄弟。可柿子树脾气急，疯长起来，没几年，树冠便如一团墨绿的火烧云，蓬蓬勃勃地烧红了半边天。到了深秋，沉甸甸的果实便压弯了枝桠，像一盏盏小小的、红彤彤的灯笼，照得人心里都亮堂温暖起来。柿子熟的时候，特别圆润甜香，是霸道的、会自己钻进村里每个孩子的鼻子里去的甜。

小伙伴们是柿子树的“常客”。“偷来”的柿子总是分外甜。有一回，我正骑在高高的树杈上，心里被得手的快意塞得满满的。忽然，眼角瞥见一个瘦削、微驼的身影从屋里走了出来，是爷爷。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手脚都僵了。可爷爷并不抬头，也不吆喝，只是慢吞吞地走到院墙边，像是随意检视着什么，然后慢吞吞地折返回屋去了。我那颗狂跳的心这才缓缓落回原处。后来，我从伙伴们口中得知，那竟是爷爷的“惯例”。他听到动静后，总会耐心地等我们这些“小猢猻”都安全地溜下了树，双脚踩实了地，才不紧不慢地踱出来，佯装生气地喊一声：“又是哪些皮猴子！”随即作势追赶几步。我们便在一片欢快的尖叫声中一哄而散——笑声里没有恐惧，只有一种游戏得逞的刺激、快乐。

爷爷的大方和慈悲都给了小孩童，对自己却是吝啬的。年岁稍长些，我才从父母的闲谈里拼凑出那些我未曾亲见的爷爷

更早的岁月。

那是一个连吃饱饭都要费尽心思的年代。爷爷除了侍弄那几亩薄田，还将心思动到了祖坟旁那一片空地上。他说，那是先人躺着的地方，土肥有灵性。他在那一座座“土馒头”旁撒下了南瓜的种子。盛夏，肥厚的南瓜叶如绿色的波涛，温柔地覆满了坟茔四周，那一个个金黄的、敦实的南瓜，就安静地卧在祖先的臂弯里。爷爷总是小心翼翼地摘了，自己舍不得吃，挑到镇上去卖，换回微薄的零钱，贴补着那个清贫的家。想来，那场景是有些奇特的，甚至带着一丝悲凉，可在爷爷那里，却是一种人与土地与祖先之间最朴素的商量，一种沉默的、共渡难关的盟约。

爷爷还有一门“副业”，便是上山去捡拾“蛇皮”。我至今不知其用处，只记得母亲说，蛇皮也是一种中药。爷爷总是一有空就上山，一手拿着小麻袋，一手拿着小竹竿，在后山草丛中穿行。蛇皮不值钱，要攒上厚厚一摞才能换一点钱。我仿佛看见，煤油灯昏黄的光晕下，长着白胡须的爷爷就坐在小凳上，佝偻着背，把它们打理得整整齐齐，像对待一件件珍稀的宝物。

如今，这些都远了，老家的房子也拆得没剩几间了。老屋旧址的草青了又黄，黄了又青，已不知多少回。那棵与爷爷一样“大方慈悲”的柿



“曲苑杂坛”与那段旧时光

伍兆奎

“东西南北中——君请看这‘曲苑杂坛’……”熟悉的曲调响起，京韵大鼓的旋律荡气回肠，又委婉动听，仿佛一下子把人拉回到上世纪90年代——那个央视综艺节目《曲艺杂坛》风靡全国的岁月。节目汇集了相声、小品、魔术、杂技、评书、说唱等多种艺术形式，内容丰富，趣味盎然，通俗亲切，百姓喜闻乐见。每到央视黄金时段，家家户户便守在电视机或收音机前，静候开演。

《曲苑杂坛》成了那个年代收视率最高的节目之一，也涌现出一大批曲艺名家。相声界的马季、赵炎，相声小品《洛桑学艺》中的洛桑、傅林，评书大师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等，纷纷登台献艺。好戏连台，家喻户晓，深受观众喜爱。女主持人汪文华自编自导，一手打

造这台精彩节目，也因此声名远扬，誉满海内外。节目历经十年而不衰，颇有“一个女人一台戏”的风采。

平阳曲艺，久负盛名。其中木偶戏、鼓词（俗称“唱词”）皆已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获国家级、省级认证。鼓词素有“浙北评弹，浙南鼓词”之美誉，以当地方言弹唱，在平阳万全农村一带广为流传，深受百姓欢迎。每逢红白喜事，人们便请来有名望的唱词先生弹唱，村民聚集于大杂院或祠堂之中，共赏词韵。

忆往昔，在平阳至瑞安의轮船上，常见盲艺人卖艺唱词，说书人讲述故事，以此谋生。而场面最盛大的，莫过于唱“娘娘词”。那时庙宇披红挂彩，人们不惜重金请来声望高的唱词先生，一连演唱十天半月。台下座无虚席，人潮涌动，听众多是

年长者或周边乡民。唱词内容多为《反唐》《杨家将》《岳传》等历史故事。台上唱得口若悬河、激情澎湃；台下听得如痴如醉、连连喝彩，场面十分壮观。

我还记得一次听书的经历。“文革”期间，有位说书人为谋生计，悄悄召集一群听众，在生产队一个存放农具的两层木结构仓库里开讲。我也约了两位少年朋友前去，听一部武侠故事。正到精彩处，不堪重负的楼板突然塌陷。幸好无人受伤，躲过一劫。只是书未听全，留下些许遗憾。

曲终人散，余音袅袅。那荧屏里的喧闹、乡野间的喝彩，连同仓库里惊心动魄的一塌，都已随岁月远去，化作心底一抹温暖的底色。只是偶尔在寂静之时，那鼓词弦索与说书人的声音，仍会在记忆深处隐隐回响。

关于“汪汪”的回忆

应颂朗

汪汪离开我们已有些年月了。当我打开手机看到它的视频，听着女儿唤它的声音时，总会回想起我们与它朝夕相处的点点滴滴。

汪汪是那年正月来我们家的。它是一只可爱的小黑狗，毛茸茸的，全身乌黑，眼睛一闪一闪，煞是可爱。许是为了纪念曾经离去的“旺旺”（一只曾经的小黄狗）吧，女儿就叫它“汪汪”。

汪汪的到来，无疑给我们带来了乐趣，尤其是女儿，无异于多了一位朋友，有空没空总是汪汪长汪汪短的。早上一起来，她第一件要做的事，便是与汪汪打招呼，道“早安”；下午放学到家，也总是一放下书包就跑过去与汪汪嘘寒问暖；晚饭

态十足，很讨人喜欢。

自从汪汪来到家里，我每天也自然忙碌起来。每到晚饭时，总要先准备一份晚餐给它。每当我端着香喷喷的晚餐走向它时，它便向我撒起娇来，紧紧咬着我的裤脚。它偶尔还会摆几个可爱的pose，或就地打滚，讨人喜爱。有时中午回家，我也会照例带它出去溜达。一听到开门声和脚步声，它便会发出“呜呜”声，上下跳窜，前后翻滚，显得很兴奋。令我记忆犹新的是：我在后，它在前，一窜一窜地从五楼的楼梯径直向小区草坪窜跳过去。一到草坪，便又自得其乐开来——时而静止不动，双眼紧盯前方；时而猛地向前一扑，用力刨抓草地；时而什么也不做，静静地趴在草坪上，亦或眯着眼睛，懒洋洋地躺着晒太阳……

汪汪给我们带来了无穷的快乐，也使我们与它有了一份说不清的缘分。然而，

天下哪有不散的筵席？

一个午后，我把它放在客厅后，暂时离开了。突然，传来汪汪急促的尖叫声。我赶忙过去，一看，它的双脚陷进了茶几的桌腿上，任凭它如何努力也无法摆脱困境。情急之下，我急忙去帮忙，没料到汪汪竟咬了我！我十分震惊，心里纳闷，汪汪也会咬我？

自此以后，我与汪汪的距离渐渐拉大。我们间好像多了层无形的隔膜，彼此间有了一种莫名的陌生感。它似乎也明白自己对主人做了什么，整天闷闷不乐。终于在一个雨夜，它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时隔许久，女儿还是会时常呼唤汪汪，那呼唤仿佛一把钥匙，也唤起我对汪汪的思念。那段美好的记忆，那些相伴的点滴，早已刻入心底，鲜活地停留在我们的心里。

过梅溪

陈祥美

四面云山翠，豁然开一垌。
清溪鱼不饵，水鸟动思量。

九日即事

周步鉴

九日登高菊未开，青山重叠片云裁。
浊身那得出尘物？便折珠英岩上来。

南雁荡山怡心院赏桂

林来顺

金英银粟缀枝斜，风送清香满院嘉。
醉里不知秋已半，只缘身在桂仙家。

芦花

黄伟

一水芦花飞似雪，立身咫尺却迢迢。
怜卿本是轻盈态，故借秋风散碧霄。

观三折瀑有怀

王大珍

破晓惊雷震碧渊，垂天三折自翩跹。
任凭峦岫千重锁，一股清流直向前。

九月十五顺溪庙会同师友登山观瀑

陈允彬

白练悬空舞，潭深坠吼龙。
烟拖迷翠谷，雾罩锁青峰。
仄径闲飞雁，危崖倒挂松。
临风无俗虑，着眼觅仙踪。

九日登昆阳甸垌山

陈正印

阅罢西郊万马图，兴高无碍路崎岖。
松篁掩映闻鸡犬，湖泊悠闲浴凫鸟。
几许名坟尽埋没，独存古木半荣枯。
小山虽不比东泰，一上还添眼界殊。

知音涧秋韵

蔡文爱

顺溪碧水白云轻，细雨沾衣爽气生。
寂寂深山垂素练，幽幽谷壑隐丹英。
雾封曲径苔痕古，风送残香菊影清。
身在琼瑶尘外境，茫茫暮色未归程。

西江月·登钱仓楼岩

易永树

闻道钱仓山峭，秋来满眼青苍。幽幽仄径翠阴藏，危石参差惊望。
近看千株果树，闲行百亩农庄。攀岩高处欲飞翔，村野风光尽赏。